

国防广角

8月27日下午,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的广州起义纪念馆,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。身着起义军服装的演员从青砖廊柱后跃出,边“射击”边向参观群众急喊:“同志们,快系上红布带,跟我冲!”

参观群众接过步枪模型,跟着演员穿过回廊、冲上台阶,体验全长1小时的沉浸式话剧《1927 永远的红色》。一场跨越99年的“战斗”,在昔日广州公社旧址“打响”。

1927年12月,广州起义的枪声从这里响起。起义军佩戴或手缠红布带作为标识,总指挥张大雷身先士卒,在战斗中壮烈牺牲,年仅29岁。一条浸染鲜血的红布带,后来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,也成为贯穿全剧的鲜明符号。

广州起义纪念馆打造沉浸式话剧

接过永不褪色的红布带

■李颖熙 本报特约通讯员 陈美



“这部话剧的创作内容,都源于馆藏文物和旧址承载的真实历史。”相关负责人陈何毅介绍,该剧自2019年7月1日首演以来,累计演出168场,历经4次改版。今年暑期演出的第5版,将历史场景与旧址展区紧密联结。观众在会议室里和“起义军”共同绘制红布带,在“攻打公安局”的呐喊声中冲锋向前,在“烈士牺牲”后齐声高唱《国际歌》。

话剧开始前,纪念馆讲解员苏香旭向参观群众讲述广州起义故事,提前“预热”。参观人群中,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干部听得格外认真。他扶着眼镜仔细端详展柜里的文物,说:“先讲历史,再看戏,我们一下子就沉浸进去了。”

广东省军区广州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军士王婷感慨:“看到‘战友’在身边倒下,我感受到革命先辈向死而生的勇气。”她平日负责老干部服务保障,常听老首长讲革命故事,但“听一百遍,不如亲身体验一次”。

沉浸式话剧现场,还有一对“父子兵”的同台演绎。

饰演张大雷的演员李跃辉已完成百余场演出,这次他带着12岁的儿子一同登台。“攻打公安局”场景中,李跃辉振臂高呼,儿子紧随其后,高举红布带系成的旗帜。当剧情推进到张大雷中弹牺牲,儿子冲上前,单膝跪在父亲身边,泪水在眼眶中打转。这未经排练的真实反应,让现场不少人动容。

“过去我一个人在台上讲故事,现在带孩子站上舞台,近距离感受革命先烈的牺牲奉献。”李跃辉说,“红色精神需要一代代人亲身去感受、去传递。”

演出结束,参观群众俯身在桌前书写留言卡片。那位老干部在卡片上留言:“敬爱的战友们:你们好,感谢你们以青春热血铸丰碑,世界因你们而光明。”写完,老人把卡片端端正正放好,站了好一会儿才转身离开。

“作为英雄的后人,我们将接过那条永不褪色的红布带,铭记历史,传承红色精神,努力担当时代责任。”越秀区先烈小学五年级学生陈小康,在卡片上一笔一画写道。

上图:话剧《1927 永远的红色》演出现场。 李青松摄

阿佤山歌越唱越嘹亮

——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村强边固防记事

■吴浩



唱出幸福新生活

晨曦掠过山林,露水还挂在枝叶上,退役军人肖学军蹲下身,抚过地里蓬勃生长的草血竭。他如今身兼数职,既是单甲乡单甲村党总支书记,也是常年奔走在边境线上的民兵骨干,还是中药材种植产业的致富带头人。

创业这条路,起步磕磕绊绊。肖学军起初试种滇黄精、滇重楼,病虫害来了挡不住,苗子死了一大片。不少村民私下议论:“当过兵的人,种地不一定在行。”

肖学军听在耳朵里,却没有打退堂鼓。部队里练出来的韧劲,让他咬着牙接着干。白天往地里钻,紧盯叶子看长势;晚上回到家,琢磨管护门道。一次次试错调整,终于产业走上正轨,订单从四面八方涌来。

“山里的地是集体的,我更应该带着全村一起干。”肖学军给村民送籽种、登门手把手教技术。全村中药材种植规模拓展至1100余亩,种植基地成为县级就业帮扶车间。乡亲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,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。

“边民的家园美了,日子好了,大伙儿的守边热情更高。”龙乃村党总支书记赵爱军介绍,村寨开展大小活动的第一件事,就是升国旗、唱国歌。

龙乃村是名副其实的抵边村,村寨距离边境线最近处只有200米。崭新的民居次第排开,屋顶清一色覆盖着红瓦,家家户户门前鲜花盛开,五星红旗在房顶高高飘扬……龙乃村已成为产业兴、环境美、生活好的边境小康示范村。

村口广场上,一座纪念碑高高耸立,碑文记载着这座村庄的历史:龙乃村自古属于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1960年10月回到祖国怀抱。“爱国就是爱家”的朴素道理写在村规民约里,也刻印在村民心中。“出门就是巡逻,种地就是站岗,放牛就是放哨”,成

哨所。芒卡镇白岩村的村史馆内,保存着一张老照片:民兵在山间就地取材,用竹蔑、木板搭起简易爬梯,在树枝间架起一米见方的平台,这便是的一处朴素的瞭望哨。

没有现代化技防设备,他们凭双眼辨别人畜足迹;没有规范化联防机制,他们靠着“村村是哨所、人人是哨兵”的信念扎根在边境线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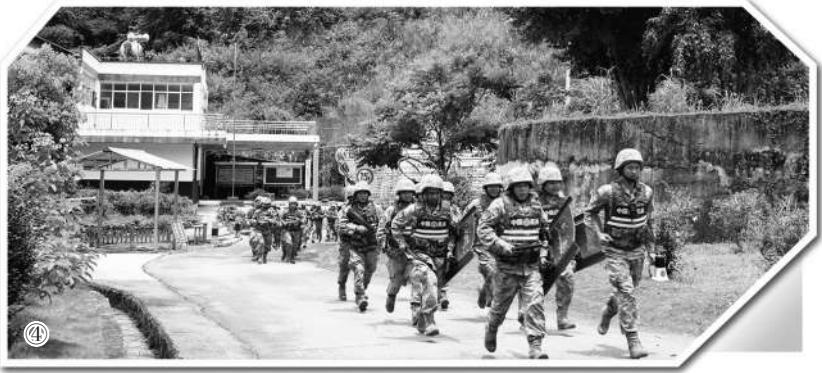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,曾经的竹箴哨所升级成配置齐全的联防所,年轻的戍边人接过老支书手中的接力棒。他们当中,有的世代居住于此,有的刚从部队退役,有的放弃城市繁华回到家乡。

返乡大学生叶建平是边境线上的年轻哨兵,也是联防所里的技术能手。从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毕业后,叶建平回到家乡勐董镇勐董社区芒弄组,成为一名专职联防员。虽说从小生长在阿佤山,可村寨的生活环境与少有人迹的边境完全不同,山道陡滑,蚊虫密布,长时间徒步巡逻让叶建平的双脚磨出一层层水泡。

巡边值守、研判监控、操控无人机、生火做饭,是叶建平的日常。在学校学习的信息化技能,在联防所有了用武之地。他将零散的巡边记录整理成规范的电子台账,手把手教年长的联防员操作系统、录入巡边信息。以往,老队员大多靠脑子记、在纸质本子上手写记录,叶建平带来的数字化手段让一线巡边资料留存、信息报送更加顺畅高效。

走进白岩村中伙房联防所,器材室、简易厨房功能齐全。院落边角的闲置空地被民兵和联防员开垦成小菜园,种着无筋豆、面瓜、辣椒等蔬菜,墙角点缀几丛野菊。巡边归来,值守人员采摘自己种的新鲜蔬菜下锅。大山深处的值守点位,也有了人间烟火的暖意。

“习惯了。”这是戍边人常说的3个字——习惯了一身泥泞,习惯了蚊虫叮咬,习惯了与家人聚少离多。但每当被问起“苦不苦”时,他们的回答同样坚定:“界碑在这里,我们就不能退。”



江西省井冈山市“天天善行”志愿服务队寻找守护无名烈士墓——

“有人记得,他们就永远活着”

■胡斐 本报特约通讯员 龙礼彬

初秋时节,雨后初晴,江西省井冈山市神山村竹海摇曳。清晨,身着印有“天天善行”字样红色马甲的一行人走进后山竹林。

镰刀斩断藤蔓的声音,在林间有节奏地响起。“天天善行”志愿服务队队长谢文柳挥动手臂,粗壮的野藤应声而断。队员张鹏一锹一锹往低矮的土坟上添着新土,队员陈雨欣将一束雏菊轻轻放在无名烈士墓前。

2020年深秋,谢文柳带领志愿服务队走进黄坳乡洪石村看望独居老人。一位老人提到,密林深处有一处土冢,听家里长辈说那里安葬着红军。在老人的指引下,志愿者来到坟前祭奠。

“看到土冢的那一刻,心被揪了一下。”谢文柳回忆道,土冢被藤蔓覆盖,坟莹显得荒芜破败。返程路上,大家默契地提出一个想法——走进井冈山发生过战斗的密林深山摸排无名烈士墓,为烈士寻亲、守墓。

寻找之路并非坦途——没有烈士安葬台账,没有地图标注,大家都不清楚

山里到底散落着多少座无名烈士墓。服务队招募志愿者,组建护墓专项小分队。没有路线图,他们就查阅史料,走访高龄老人,挨个对照寻找。没有经费,大家自掏腰包购买所需物资。

井冈山的竹林远看秀美,钻进去才知道危险。张鹏是最早加入的队员之一,一天,他拿着一根木棍在前面探路,突然脚下一空,整条腿陷进被落叶盖住的深坑里,小腿划了好几道血口子。那天,张鹏在山里转了6个小时,却没能找到红军烈士墓。大家坐在地上啃干粮,谁都没说话。谢文柳打破沉默:“今天找不到明天接着找,这座山头没有就换下一个,咱们不能灰心。”

2024年1月,山间路面结了一层冰壳。眼看春节临近,队员们想在年前把最后几片区域摸排完。清晨6点,天还漆黑,5名队员背着工具在村口集合。走到一处陡坡时,队员刘军脚下一滑,整个人顺着坡面往下溜,直到被一棵树桩挡住才停下来,膝盖也蹭破一大块。队友劝他回去休息,刘军却笑着摆摆手说:

“没事,皮外伤。”那天,他们在山坡上找到两座无名烈士墓,其中一座已经塌了一半。大家把散落的土一抔一抔捧回去,重新堆成坟包。

6年来,“天天善行”志愿服务队足迹覆盖茅坪、黄坳、拿山、柏露等多个乡镇,徒步巡山总里程达千余公里,摸排野外无名红军墓墓40余处。他们对接乡镇退役军人服务站以及党史、文旅等部门建立协作机制,及时提供烈士线索、更新墓葬管护台账,合作开展烈士寻亲工作。

每次进山巡护,走访乡间老人,志愿者们都会细致记录零散口述史料、烈士牺牲细节,整理成文稿。工作之余,志愿者化身红色讲解员,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、井冈山会师纪念馆、神山村革命烈士纪念馆前,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群众讲述红军的故事。

前不久,志愿服务队一行人再次为红军烈士扫墓。谢文柳直起腰擦一把汗,又蹲下身给陵墓添上一抔新土。“比起牺牲的烈士,我们做得还不够,但只要有人记得,他们就永远活着。”谢文柳说。



日前,第71集团军“临汾旅”邀请军属走进军营开展国防教育。

上图:军属聆听临汾战役的战斗故事。

左图:军娃学习叠军被。

廖鹏摄